

舞台稱奇才銀幕見功力

話劇皇帝石揮 (下)

● 徐如中

「樑上君子」「假鳳虛凰」

《樑上君子》是個喜劇，近乎鬧劇。石揮演夏大律師，要擺架子，一出場就得咳嗽一聲。他不用京劇老生的「嗯喂」，也不用生活中的「哎赫」，卻別出心裁地兩手捧肚「泡兒」地一聲，既有生活根據又特別，把舊時達官顯人的臭架子加以漫畫化了。觀眾一聽，實在忍俊不禁。爲了打聽小偷包三的下落，他化裝成癩三模樣，混到下層社會中去。完事回家，不走大門，學小偷從窗口爬進來，正好被在他家守候小偷的警察抓住了。他向左邊討好地笑笑，左邊的警察給他一個耳光，向右邊討好地笑笑，右邊的警察又給他一個耳光。他急得大吼起來，卻又挨兩個警察給他來個「噴氣式」。後來警長來了，才將他放開。他雖然滿身污泥，身上披著麻袋，還忘不了擺架子，用手一捧肚子，「泡兒」來得那麼自然，那麼順當，絲毫不要什麼過程。你可以想像劇場裡那份沸騰吧，開

了鍋了。

石揮在《夜店》中演金不換，他那一甩一甩、抖法抖法的兩步路，一早起來，一邊刷牙一邊說話的懶散樣，把一個破落戶大爺完全演出來了。他設計在喜劇裡穿插唱，不是好好唱，而是亂唱。亂唱是符合人物性格的。大爺爺愛玩票嘛，唱得不一定好，甚至很不像樣。當賽觀音來私會楊七郎時，金不換不識相地故意挑逗，被賽觀音罵了回來，他陰陽怪氣地哼了兩句不成句又不成調的河南墜子——「潘金蓮私姘了西門慶，呃——毒死了武大郎——！」躺在床上往裡一扭身，氣得賽觀音說不出話來。在影片《假鳳虛凰》裡，石揮演三號理髮師，見五號理髮師自拉自唱流行歌曲。「你是我的靈魂，你是我的生命」，就跟他學，怎麼學也學不會。他向李麗華演的范如華求婚，不知如何來表達自己的愛情，就把這兩句剛學又沒學會的歌唱上去，唱得不像歌也不像戲，跑調跑得一塌糊塗。他是從角色出發，故意這樣設計的。

當年上海市民爭著買《秋海棠》的戲票和議論石揮扮演的秋海棠，是不爲過的。

演「秋海棠」拜訪名伶

秋海棠是京劇名伶，有教養，舉止言談溫文爾雅，外形比較俊。石揮演這個角色是有距離的。他長得漂亮，生活上又不拘小節，比較隨便，喜歡起哄。爲此，請化妝大師陳紹國爲他設計造型，臉上的粉彩偏淡略透紅，頭髮向中分，擦上油貼在頭皮上，顯得整潔光亮。修細短粗倒掛的眉毛，眉稍拉長，眼角向上挑，眼圈加大，顯得眉清目秀而有神。鼻和嘴也都加了工。頭戴呢帽，腳蹬皮鞋。經過這麼一化裝，確實比本人俊多了。

他多次拜訪梅蘭芳和黃桂秋等名旦，一方面求教唱腔，一方面觀察他們的言談舉止等。經過排練，他一改平時那種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作風，走路變得輕盈，起坐穩重，姿態端莊大方。如在第二幕和羅湘綺見面，坐下後，總是兩腿交叉而不翹起，兩手一

上一下接過茶杯，輕拿輕放。無意間碰到羅湘綺的手，急忙收回，眼神和她相遇便低下頭來，顯出差澀不安的樣子。他輕聲細語談身世，語言處理委婉動聽。從裡到外，完全變成了秋海棠。

秋海棠淪為武行後，在後台指點花旦唱《起解》，石揮對唱腔作了精心設計，基本上是程派，但用的是本嗓，又結合西洋發聲法，唱出了人物悲慘的遭遇和傷感的心情。第一句「酒逢知己千杯少」，他用低沉和醇厚有力的聲音來唱，而「酒逢」二字，用較重的鼻音共鳴，輕輕送出。觀眾鴉雀無聲地聽著。第二句「話不投機半句多」，唱到「半句多」三個字要了個花腔，在「多」字出來前還頓了一下，唱得婉轉好聽，十分動人。每場演出，觀眾都熱烈為之鼓掌。後兩句「這兒望見太原省，玉堂春……」這「玉堂春」三字用高音氣聲共鳴，要了個花腔，然後轉低沉、哀怨、絕望，唱出了秋海棠悲切的心情，觀眾在熱烈的掌聲中不禁潸然淚下。石揮卓越的悲劇才能把處於這種情境中的人物塑造昇華到意味極為雋永的哲理性的程度。名演員趙丹說這場戲是「契可夫的《天鵝哀歌》，帶有契可夫的哲學味道」，是說得非常準確的。

石揮並不瀟灑，也不漂亮，但卻創造了一個具有美的靈魂和帶有女性味的唱旦角的京劇演員形象。趙丹評論說：「現象上他是女性化的男人，但內心善良，是有堅強意志

的男人」的「這一個」秋海棠形象。

橡皮糖做刀疤妙事

附帶提一筆。秋海棠臉上的「刀疤」是用嚼過的橡皮糖粘的。有次演到最後一幕，秋海棠坐在舞台正中向人們訴說他潦倒的一生。由於天熱出汗，「刀疤」翹起來了。他怕掉下來，又不能用手去按，怕把整個悲劇氣氛給破壞了，只好一邊說詞兒，一邊把臉慢慢往上仰。觀眾完全被他的表演抓住了，竟然絲毫沒有察覺他仰脖子是在湊合那快翹起來的橡皮糖；還照例報以熱烈的掌聲。大幕一閉，石揮自己倒樂了，說：「好險！差點便掉下來。」這靠什麼？靠經驗加技巧。如果演技差的演員，可能會慌了神兒，戲都演不好了。

石揮還在《海蘿香》中演過一個失業潦倒的京劇演員秦叫天。上海舞台不止一次地上演過《名優之死》這樣以京劇演員為主角的戲，但卻從未見過誰把京劇演員演得像石揮演奏叫天那樣真切、那麼有味兒和那麼活靈活現的。他一舉手、一投足，台詞說到某個節骨眼上，眉毛這麼一揚，眼皮那麼一抬，眼神那麼一亮，緊接著頭這麼一點，身子這麼一動，活靈地就是那個年代京劇演員的「梨園行」勁兒，看了他的秦叫天，就令人聯想到生活裡看到過的穿便裝的林樹森、李寶樹和艾世菊等名角，好像這幾位身上的神情和韻味兒，在石揮的秦叫天身上都有。

為什麼他能把秋海棠和秦叫天演得那麼真切呢？因為他本人對京劇頗有研究，曾經上台演出過，身上有「京劇味兒」，非常熟悉藝人的生活，熟悉北京天橋的生活，又具有非常活躍的想像力和形象構思力，以及極為敏銳的感應力，所以對秋海棠和秦叫天這類角色，別的演員要花很大力氣才能創造出來，而對石揮來說，卻能「呼之即出」。

文天祥台詞見功力

石揮的古裝戲演練好，台詞尤見功力。文天祥在獄中就義一場，石揮以他渾厚和堅實的男中音，發出深沉而又激昂、充滿著音樂感的鏗鏘語調，像演奏一部完整的樂章那樣，誦唸「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這浩然之氣乃是天地間的一股正氣……」一段，盡情抒發了他的愛國豪情。對日抗戰時上海成千上萬淪陷於日寇鐵蹄下「孤島」上的觀眾，含著淚花聽完他這一大段獨白，用雷鳴般的掌聲來表達自己所受到的感染和熱烈的共鳴。在怒斥賈似道一場，吳祖光的那段長台詞寫得已夠精彩，而叫石揮一唸，更見神韻。但見他兩手抱住袍袖向後一甩，兩眼定睛盯住賈似道，從「三百年前，天下混亂的時候，我們的太祖先皇帝……」起，直到「山河破碎，亡——在旦夕！」把「亡」字拖長。從「亡在旦夕」之後，他就滔滔不絕地力數賈似道的罪狀，越說越快，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直到「可是你！」「你」字說得非常

(下) 揮石帝皇劇話

短促同時用食指（沒有像京劇那樣並用兩指）直指買似道的鼻子。舞台上二人相距有二、三米遠，可你覺得像有一股電流通貫似道的鼻尖，罵得他縮肩弓背，目瞪口呆。

化裝身段步態聲調

石揮演戲，還有突出的兩手：一是人物造型。這用化裝、服裝、道具、步態、手勢、身段、聲調、語調以及唱戲、哼小曲等都是他的表現手段。《捉鬼傳》裡他演一撮毛，化裝造型是一絕（那時演員都是自己化裝的）：光光淨淨的一個禿腦袋，臉上只抹油彩，抹得和禿腦袋的顏色一樣，不用眉筆勾眼圈，也沒眉毛，連鼻子也好像塌進去了似的，這臉就成了和禿腦袋一樣光光淨淨的豎著的平塌塌的帶皮的肉板，就在這肉板上長著那麼一小撮黑黑的毛。觀眾一下子被他那永遠也不會有表情的人物的神情給抓住了。《夜店》裡金不換的一身又瘦又很長很長的華絲葛長衫，正是當年他金大少過著「金馬玉堂」的日子時最出風頭的一件時裝，石揮穿著它把身子裹得特別苗條，走起路來，側著身子，微微地斜彎著腰肢，把身體塑成彎月似的，萬般無奈而又點瀟灑的幾步，人物氣質一下子就展示出來了。《大馬戲團》中慕容天錫出場，一把足有一尺五寸長的大扇子，嘩地一下抖開來，接著，啪、啪、啪地幾下一扇，滿場觀眾禁不住全部鼓起掌來。因為通過他那造型，他那神態，再加上節奏

那麼鮮明、強烈的搵扇子動作，扇子又大得那麼出奇，只有慕容天錫那樣的人才會用那扇子和那樣搵扇子的，觀眾感到他比生活裡的慕容天錫還要慕容天錫。

出乎意料合乎情理

二是他非常擅於在節骨眼的場面中運用一些出乎觀眾意料之外，而又完全合乎人物情理之中極為生動的細節，來刻劃人物性格。《林沖》中石揮飾林沖，在發配途中疲憊非凡，可兩個解差就是不許他稍歇一下……後來好不容易買通了兩人，同意讓林沖就坐地下，觀眾也為林沖慶幸，終於能歇著緩口氣了。誰知石揮剛一著地，立即驚叫一聲，疼痛不堪地離地站起，因為他一身棒瘡，是無法著地的。這一出乎意外的細節，使觀眾對林沖產生更深切的同情。京劇武生名角李少春在台下看戲，每演一場，都要到後台找石揮：「啊呀！太好了！太好了！祝賀祝賀。」以後他演京劇《野猪林》，吸收了石揮在《林沖》中的許多細節。

在影片《假鳳虛凰》中，石揮演三號理髮師，假扮富商，向李麗華扮演的范如華求婚時，劇本裡有句對白：「你再不答應，我就要自殺了。」在拍戲時，石揮把剃刀插在西裝上面的袋裡，當他說完「我要自殺了」，便習慣地拔出剃刀，熟練地打開，然後出人意料地把領帶提起，在上面一上一下地刮起刀來，刮好再作自殺狀。這是卓別林式的

動作。放映時，理髮業同業公會認為醜化了理髮師，竟然組織遊行抗議。影片公司迫於壓力，只好剪掉，很是可惜。

導演電影興趣濃烈

石揮在電影上的成就，比起話劇來，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但他在電影上同樣是個出色的導演和演員。他所導演和主演的影片，至今還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在中國電影史上石揮有他不可抹煞的位置。

石揮很早就想當電影導演。他說：「當演員要當話劇演員，舞台上演員主宰一切的；當導演就要當電影導演，因為電影藝術的中心是導演。」他對電影的導演藝術具有濃烈的興趣，經過悉心研究。看到一些好的和壞的片子，他都能說出影片的蒙太奇句子的流暢和不流暢的片斷、章節，或對某部分之獨到和精彩之處稱道不已。石揮在文華公司當了三年電影演員後，終於走上了電影導演的路。現在的很多導演都當過他的副導演，謝晉就是他帶出來的，現在已有很好的成就。

石揮自編自導的第一部影片《母親》，寫被遺棄的母親把兒子撫養長大，兒子在母親影響下學了醫，為貧民服務。他創作這部影片是為發抒他對母親的感懷。以一九四五年的創作水平看，是很不錯的，主題也有積極意義。這是他在導演上邁出更大步伐前的準備。

從二十歲到六十歲

他編導的第二部影片是《我這一輩子》

這是根據老舍的小說改編的，寫北京一個舊時警察的一生，沒有貫串情節，沒有意念，也沒愛情故事，而以寫北京的真实生活場景見長。導演緊緊抓住主線，處理得紮實而又乾淨俐落，注意力一直灌注在人物命運上，而感覺不到什麼蒙太奇手法。影片的節奏，除了表演外，在剪輯中也表現突出。爲了追求真實，石揮在北京街頭買下一個老乞丐的破棉衣和包頭布，老警察流落街頭時，穿的就是這身衣服。石揮穿了這身破衣服，在天安門前追在三輪車後面乞討，攝影師偷拍下這個鏡頭。那個坐車的人不知道是拍電影，衝著那個乞丐，直叫「走開，走開！」

石揮演的巡警，從清末時的二十歲到民國初年的三十歲，又到北京淪陷時的五十歲，最後演到解放前的六十歲。角色的年齡跨度是很大的。清末是留辮子，三十歲是長頭髮，到北伐後就剃了頭髮演老年的戲。他對掌握人物不同年代的精神狀態極有把握，總是一試即成，所以拍完前段就剃去頭髮。要是沒有把握，頭髮剃了，前面的戲就不能再補了。石揮非常熟悉北京的風土人情，他演的巡警，就是當年北京大雜院裡的老戶籍警，一個老實人，和氣、誠懇，除了吃炸醬麵或到小酒鋪喝上兩盅外，就沒有別的嗜好。他對政治從感到模模糊糊到有一點點覺醒，

終因掩護兒子而被投入大牢。整部影片，石揮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在生活中塑造人物。影片於一九五〇年上映，是當時八部國產片中最賣座的一部。以後又多次上映和在電視中播映，觀眾還是要看。這部影片成爲那個年代極有代表性的作品。

演流氓與清朝大將

在《姊妹妹妹站起來》中，石揮演流氓鬼見愁。他一身黑衫褂，袖子特長，過了手還拖下尺把。有一個鏡頭他要打李緯扮演的角色，他先用眼睛朝李緯一瞪，然後兩個胳膊把袖子一抖落，兩只袖管刷地過了膝蓋一大截，接著他把肩膀往上一聳，連脖子帶頭轉了那麼一個小圓圈，再把兩手在袖管裡晃動幾下，那兩只長袖管就變成像吊著的兩條碗口粗似的蛇在蠕動……他就這樣一面蠕動袖子，一面從眼睛裡射出一道陰冷而又凶惡的光，向李緯逼來，看得人心都麻了。那個被拐賣的姑娘贖身後，正欲出門，鬼見愁不是拉、拽、打、扭，而是用一條腿擋住門框，那膝蓋還抖了一下，使人覺得特別可惡。

在《宋景詩》中石揮演清朝大將僧格林沁，面對宋景詩派來送戰表的小兵，他手端酒杯，一面輕輕鬆鬆、隨隨便便地說：「宰刀吧！」殺人是件大事，而他卻那麼輕鬆、隨便，好像在說這杯茶涼了，「倒了吧」一樣，聽了使人背脊發涼。石揮寥寥數筆，便刻劃出一個殺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混世魔王

來，比那頸脈黃張地大聲喊：「殺了他！」要凶殘得多了。

義大利與日本影展

石揮在表演上進戲快、出戲也快的特點，使他成爲一個優秀的電影演員。但他從舞台到銀幕，是跨了好幾步才跨進去的。

石揮的第一部影片《亂世風光》，是百分之百的舞台表演，在銀幕上一經放大，使人無法忍受；四十年代的《太太萬歲》，他演老丈人，說話拿腔拿調，設計痕跡清晰可見。在《假鳳虛凰》裡他演三號理髮師，表演上有了省悟，逐步向電影靠攏了；到《我這一輩子》，他才掌握了電影表演，消除了演戲感，使他的表演達到新的境界。如果不是被折磨至死，表演上將會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

一九五一年，意大利舉行中國電影五十年回顧展，石揮編導和演出的影片就有八、九部之多，例如《夜店》、《艷陽天》、《假鳳虛凰》、《哀樂中年》、《太太萬歲》、《太平春》、《腐蝕》、《我這一輩子》、《雞毛信》、《天仙配》和《霧海夜航》等，深受國際電影界朋友的歡迎。法國電影史學家朱特里說：「我在這次回顧展中，發現了中國電影，也發現了石揮。」日本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對《我這一輩子》的評價非常高，認爲是這次回顧展中給他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影片。